



忆恩师范瑞娟

In Memory of Master Fan Ruijuan

□史济华



■年轻时的范瑞娟



■《单恋》



■电影《梁祝》

忽惊晴空起霹雳，两行热泪肝胆裂。
到今夕，今夕恩师驾鹤去，人去楼空空寂寂，
到今夕，今夕唯有空陈迹，旧日恩情，情切切！

儿时，我受父亲影响一直喜爱京剧。直到有一天观看了越剧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下被那绚烂的艺术所吸引。多彩的服饰、夺目的布景、醉人心脾的剧情，更重要的是剧中演员那悦耳动听的唱腔和情真意切的表演，深深地打动了。当时我就对范老师塑造的梁山伯尤为青睐，虽为女小生扮演，却朴实无华极具生角阳刚之美，至今刻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1954年，我如愿考进了上海市戏曲艺术学校越剧班。后因倒仓（变声）小生老师说我不能唱，老生老师吕云甫、



■《祥林嫂》



■《劈山救母》

老旦老师项彩莲便把我调了过去。记得当时吕老师教授我的是《打金枝》，待演出彩排了，服装才由越剧院借来。当我拿过衣服一看，驸马爷蟒袍的领口内写了“范瑞娟”三字，顿时眼前一亮。心想：啊呀！且住！这是演梁山伯的范瑞娟老师穿过的戏服。那时的我虽有些诚惶诚恐，但又即刻欣喜若狂地将它穿上，似乎得到了师傅亲授衣钵一般。或许在那时便感受到老师“衣钵”里的那一抹余温……从此，我便开始勤奋刻苦、立志向学，盼将来能像老师那样技艺超群、辉煌卓越！

时光一点一滴流逝，然至今，老师当年在舞台上的风貌，常能像电影画面一样流淌在我的记忆之中。那时项彩莲老师教我《别窑》《杜十娘》《二度梅》，正值当时袁雪芬、范瑞娟两位老师在群众剧场彩排《梅花魂》，可以至现场观摩学习。我高兴至极，心想有此学习机会一定要好好学他一番。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真幸运，越剧院老师所有彩排的戏，我们都有幸看到。我是如饥似渴，像海绵吸水一般立在一旁认真看，努力记，拼命学。如遇问题老师也会一一帮忙解答。

其实“文革”之前，我是学徐派的，徐玉兰老师亲授了我《十一郎》《红楼梦》《北地王·哭祖庙》等经典剧目。但直至1973年，接到周总理指示，我们才从农村干校回到上海。“文革”浩劫，那近

十年我一直在干农活，没练功没练唱，而我又生了一场病，身体发了福，声音也变粗了很多。至今记得在《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中，我饰演了周总理的前任警卫员、现任石油部门的干部，这是我第一次以范派演绎的人物。当时受到内外行的肯定，同时也获得了徐玉兰老师的肯定，她说：“不论你唱什么派，都要认真传承发展，希望将来能听到你的史派。”这样结合身体状况，我正式决定改唱范派。

每次我登门求教，范老师总会将她很多艺术的“诀窍”传授于我。老师说：“我小时为了把嗓音放宽放大，师傅叫我买个老酒甔（酒坛），每天清早对着酒坛口喊嗓。这样多年坚持不懈，嗓子也会打开，声音自然就变得宽厚了，阳刚了。但只放不收，是我的弱点。你是男的，再放大不好听，你过去唱徐派，能真假声并用，要吸收徐派里收放的唱法，结合自身条件发挥自己的长处，形成自己的风格。”老师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用开了大窍形容一点也不夸张。是呀！学流派一定不能死学要取长补短，善于吸收并结合自身的条件化用当中。

我也真切感受到了范老师毫无门户之见的开阔胸襟，她希望我能广泛学习、博采众长。以后几十年中，这些老师的“金玉良言”如明灯般指引着我的艺术道路，直至今日已是古稀将过，近步入耄耋之年

悼恩师

史济华

恩师仙逝驾鹤遥，
学生悲绝泣嚎啕。
从此天地各一方，
愿师天堂云游笑。

彪炳千古范派耀，
越剧发祥立功劳，
敦厚淳朴梁山伯，
银幕形象世间晓。

老六迎亲贺家坳，
呆大新郎良心好，
雀飞东南焦仲卿，
元和乞唱莲花调。

世忠英烈家国报，
郭暖打轿官帔闹，
巧审浩命唐知县，
沉香教母撼山摇。

许仙白蛇遇断桥，
良玉梅花魂魄销，
天国风云李秀成，
西厢张生东墙跳。

农奴扎西泪滔滔，
十年树木小孙骄，
红花曲中杜桂英，
忠魂杨母品节高。

古今人物知多少，
独树一帜立率标。
德艺双馨励门生，
桃李满园花枝俏。

沈园终憾成绝唱，
山伯化蝶入九霄。
忠孝两全示后人，
范韵长存分外娇。



■ 2004年范瑞娟从艺七十周年专场演出

的我也一直铭记着老师的教诲，并希望把这些教诲也传给我的每一位学生。

后来每排一个戏，我都跑去老师家，哪怕当时她卧病在床，也都叫我坐在床边凳上为我指导。我把对人物的分析、唱腔组织一一汇报。老师总是耐心、热情地帮助我完善，直率地提出修改意见及建议。

范老师教学生总是严谨认真的。老师常对我讲，演小生要有阳刚之气，从表演身段到唱腔、服饰、化妆处处都要注意，脸上唇上不要太红，不沾假睫毛，不戴水钻箍。看看现在舞台上的好多小生，什么都用上了，表演矫揉造作，真是不分男女三长载！老师说的很对，小生就该有小生的样子，不管是男小生还是女小生，阳刚之气切不可丢，我想这也是范派小生艺术的魅力所在。

说到严谨认真，范老师还有个习惯，演一出戏化妆粉扑一定要扑到上场前才放下，仔细认真的劲儿，

令人敬佩。排一出新戏时，分析了剧本后，她对于自己的唱腔要反复琢磨，设计动作也是反复地去修改完善。如果我在一旁，她便会问我这行吗，那样怎么样，这样会不会好些。就算我说够好了，但她还要练，不断地完善。

当时上海越剧院决定复排《祥林嫂》，大会宣布我来饰演贺老六。范老师即刻找我谈话给我指导。她全面仔细地把贺老六的人物为我分析梳理了一遍，把自己对人物的理解、表演中的心得体会一点点都传授给我。她特别强调贺老六的老实不是呆，憨厚不是傻。他是山间猎户的身份，这是他的特点，所以自然有彪悍粗犷的一面。《洞房》一折戏中他怕祥林嫂深夜出走，易被野兽伤害，为了阻止她便快步奔出，像抓狼一样，敏捷且有力地抱进祥林嫂。《洞房》里的大段唱有几十句，既要一气呵成，又要层次分明，注意区分段落，赋予节

奏和情感上的微妙变化。同时，贺老六不是要去责怪祥林嫂，唱词中饱含的更多是自叹、自怨、自慨。从表演行动上来说，动作要充满生活气息，自然流畅、简朴大方。当叙述冰天雪地，猎户艰苦作业时，要善于吸收武生的大动作，形象表现贺老六彪悍的一面。贺老六当时三十三岁，深夜，有生以来第一次与陌生女子相处一室，千万不要直接去看祥林嫂，而是用耳、用眼部的余光，去听、去看。待到最后合唱才与祥林嫂四目相对，再含羞垂目，低头抱壶。

贺老六临终一场，突闻山里恶狼拖小孩了。贺老六预感不祥，苦苦挣扎呐喊，让乡亲们快快救阿毛。经过范老师的细致教导，又在吴琛导演和袁雪芬老师的指导下，我像老师教诲的那样运用戏曲程式技巧和生活化表演相结合，强烈揭示了人物当时的内心情感，最后单腿僵尸倒地。范老师看后大声叫：“好

好！”她不断地帮助和指导我，对我塑造贺老六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老师的指导可谓画龙点睛！我深深体会到前辈引领指导的重要性，要想继承好老师的艺术，必须认真学习虚心请教，打下扎实的基本功，这样才有创新发展的基础。同时，也要像老师说的那样全面学习，不断地吸收发展，这样艺术才能不断前进。何为传承、创新？其实就是演员认真、全面地学习好老师们多年积累和总结的技艺，打好基本功，同时又要回到现实生活中再学习和吸收，从而去发展和丰富这些技艺，最后能更好地表现生活。这就是传承！创新！我想这也是给当下青年演员的启示。

范老师总是严谨认真地教导我们，同时也不乏鼓励。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范老师就是这样的。范老师总说：“你能自己分析塑造人物、作曲、设计身段，文武兼备，这些很好，要继续发扬，全面发展将戏路扩展得更宽，学艺不可松懈，要一如既往！”艺术上我比较喜欢创造和“折腾”，常常会去尝试一些不同的，甚至有些奇怪的角色，而范老师也时常鼓励我去多挑战，拓宽戏路。她赞扬我用范派去演绎金兀术、马伏里奥，创造了范派花脸腔和小丑腔。她还常说：“我要向你学习，学你创作的范派低腔。”知道我获奖，她比谁都高兴。记得我曾用范派创作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她仔细地一句句过堂。之后这段唱得了全国越剧开篇一等奖。她高兴呀！并破例把这段唱也归到她出版的范派唱腔集中。老师就是这样一直鼓励、支持和帮助着我。

1988年，老师带我们赴杭州举办范派演唱会。当时我要演的是老师九岁时在农村放牛唱山歌的那段戏。当时我已48岁，怎么办？我剃了个桃子头，穿了套小孩的衣服，设计了一系列放牛动作。老师看了高兴地摸着我说：“把我小时候放牛的情景展现出来了，还吸收了迪斯科慢动作，这些现代舞蹈元素和戏曲技巧结合得很好哇！艺术就是要这样懂得吸收和创造。为我的演唱会，为艺术牺牲了头发，剃了这样的头，真不好意思！不过，蛮可爱的，哈哈！”这些事儿我至今记忆犹新。

“活到老学到老”，这是老师常说的一句话。1993年我在台湾演出《梁祝》。回沪后，老师对我说：“你的梁山伯很轰动，一句唱，一个动作，一个表情都有掌声。台北《中国时报》整版登载了你的照片、文章。”我说：“他们评论我是正宗范派小生。这是老师的光环罩着我，我借光！”老师说：“不！你有自己的特点，男性对梁山伯的人物理解比我深刻，体验正确。你的基本功扎实，有京昆的底子。听说你的‘回十八’很好，教教我。”我说：

“老师依折煞学生了。”她要我来遍看看，我走了一遍。老师说：“嗯！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丰富了，扇子功也不错。”要我再来一遍，又来一遍，一共三遍。老师突然说：“太难了，不学了，老了学不会了。”师生二人笑得前俯后仰，我也上气不接下气，那时我也五十多岁了。

戏曲是言传身教的，生活中的范老师也总用她的言行引导和感动着我。我每次去看望老师，尤其遇到老师住院，总会捎带些东西，这是人之常情，小辈敬老，更是理所当然。她总讲把东西带回去，不可买东西来。几乎每次我都快速关门，落荒而逃。她便高声叫道：“下次不可，不然，不要你来！”后来我定居香港，每次回沪也去看她。老师又讲了：“依是香港老板发财了。燕窝虫草昂贵的东西送我，我勿吃的。”我说：“老师依年纪大了，身体勿好，应该补补。”她说：“依自己也毛七十了自己吃。”我说我也吃的。我又乘机溜之大吉，她又大叫：“回来拿回去……”

和范老师的故事回忆起来真是太多太多，这点点滴滴的教诲、关怀、鼓励和感动也都深深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德艺双馨，说的就是范瑞娟老师这样的。

感念师恩，范韵长存！愿此刻范老师在天堂笑游，愿范派艺术长青！